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九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of text, likely a list or index.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 許慎說文云
印執政所持信也徐鍇曰以爪手爪以持信也 衛宏
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
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郡臣莫敢用也七雄
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 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
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金璽橐佗鈕又
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
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

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
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 建武元年詔諸侯
王金印紫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墨綬及黃綬 陳制金章或
龜鈕貔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羆鈕羔鈕鹿鈕
銀印或珪鈕兔鈕銅印率環鈕 吾衍云漢有摹印篆
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
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
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王休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
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廣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魯公官

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 漢晉印章比日用白文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 白文印比日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 三字印有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 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別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 軒齋等

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崇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 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辭說 白文印用崔

子玉馮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為第一 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

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為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旁有出筆皆帶邊邊須細於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盡紙皆昂起未免邊肥在字也非是印多不能既其黏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

多有人依款識之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法不曾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學若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燬惡揭而爾之之說註曰印其實乎執之也正面刻字如秦氏重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法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萬言而先辭耳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印有法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凡印僕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為官印一為私印

具列所以實為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得著以字表德可於氏字宜審之表字印只用上字此為正式近人款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善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人美已却不可入印入多怒古不論其原不為俗對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將各印蓋字不用雷用印字以亂名漢人三字印勿若右印曰張

勿若姑六特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化光此亦三字
一表德式 諸印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
加屈曲務欲填滿若無得有道理自 然不覺空也字多
無空不必問此 李陽才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伴造化
真受鬼神謂之神筆書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
一規規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 趙
彥衛云曰印文作白七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
之朱印及倉教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為白
字者 通典云北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背上
為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

萬 戎惟以印籍縫今擬合縫條印蓋原於此 秦有八

體 書三日刻符即古所謂繆篆五四摹印蕭子良以刻

符 拳印合為一体徐錯謂符者竹而中刻之字形半分

理 應別為一体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

之 宜和譜四卷 楊克一圖書譜一卷 王

厚之復齋印譜 顏叔夏古印譜二卷 姜夔素女印

譜一卷 我衍古印文二卷 趙孟頫印史二卷

西 銀工之精於手藝表 表不覺者屈指不多 效也

朱碧山 嘉興 謝君和 同上

唐俊卿 松江

祖孝子浩然字登言建寧浦城人也儒家至元中盜黃華
起政和 朝廷命將帥討未至盜已就縛回軍經
應城焚其廬舍孝子夢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年六
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十三六二
年福建閩府擢為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告之曰而
其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辭父為河南
行既渡江拉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間聞操南音者必
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
此有趙副使故為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
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嘗在汝

鄧間耳孝子知母定在驚喜遂回汝州拒塢路山不遇
行八百里至生蹄台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襄陽崔
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既遠知母所鄉停車道傍
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
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顯而言
有月圓身圓之語既寤言猶在耳益喜拊自崔橋三百
餘里至別蓋訪其母在焉既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
望也神人之言於是有徵矣留別蓋半月身具奉母南
歸當時聞其事者自 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
為歌詩以美之今至數千百篇往往舉宋壽昌事以為

比會稽韓仲節先生性作孝子傳行于世

周易養處命館講授員主不合遂作白日園文飄然而去其
文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子以我為隱乎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青雲路且坐白日園飯蔬
食藥亦在中言貧賤不顧乎外茲承賢主人不取通士
乃求拘儒匪我求董蒙取其交以道餽以禮擇師教子
弟蓋亦據於德依於仁園土而居重門以待當尔身不
聽淫目不視惡將以塞其兌閉其聰然而口不絕吟手
不停披安能存其心養其性黃芽若就白髮已空常念
流地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鎖洞門清溪道士子其子親

其親園宜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尔為尔我為我安
肯衰矜而辟馬放惰而辟馬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束脩
以上受風魔賤為自在囚口出雌黃用狙翁朝四暮三
之術目生虛白以我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朋自遠方來
與進也與退也請君從此中入或止之或居之俾我行
其處不見其人

過我門不入我室墜而未見招之

不來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為證亦欲以遊耳曰黃昏
以為我不知我為貧知有時為養所願也所生人十已千
以一識百師也過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
回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某詩書無崇筆墨有靈

車未全卷三十
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呼日騰騰三千年
豪氣之沉埋乘風歸蓬萊訴百萬億願生之辛苦瀆
既剖開闔洞開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口說五千年乘牛
出函公願與開門令尹游手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皆曰明尹先生來也

凡官車鼻加馬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刻小月人形其廣狹長
短僅足容身而已用貂皮襖皮帽其鞞鞞鞞腰盒鉢
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椀楪匙筋各二
殮訖用黃金為箍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
矢為簾轝棺亦以納失矢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

衣新衣騎馬牽馬一死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紅失矢
之金靈馬

髹器

果光 凡造椀楪盤盃之屬其胎骨則梓人以脆松
成薄片於灰牀上膠黏而成名曰捲素髹工買來刀刻
膠縫乾淨平正夏月無膠此之患却煬牛皮膠和生漆
微煖縫中名曰消當去毒然後膠漆布之方加鹿灰灰
乃可无搗屑節過分齋中細是也膠漆調和令稀稠得
所如髹工自家造賣低反之物不用膠漆止用猪血厚
醃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也鹿灰過停令日久

磚石車心去灰漿潔淨停一二日候乾燥方漆之謂之
糙漆再停數月車磨糙漆絹帛挑上聲去漿跡縫用黑
光黑光者用漆斤兩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一半加
鷄子清打勻入在內日中晒翻三五度如栗殼色入前
項所煎漆中和勻試簡看緊慢若緊再抽若慢加生漆
多入觸藥觸藥即鐵器漆未用隔年米醋煎此物乾為末
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漆漆器物上不要刷痕停三
五日待漆內外俱乾置陰處眼之然後用指瓦不磨去
漆中類韃上措牙石雞肝石也出杭州上柏三橋捍牛
頭嶺再用弱粉次用布粉次用菜油傳却用出老粉端

方明亮

朱紅 修治布灰一一如煎不用糙漆都用贖朱桐葉
色然後用銀朱以漆煎成膏子調朱如朱一两則膏子
亦一两生漆以許看四時天氣試簡加減冬多加生漆
顏色闇春秋色居中夏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顏色正
且紅亮

鰻水

好桐油煎沸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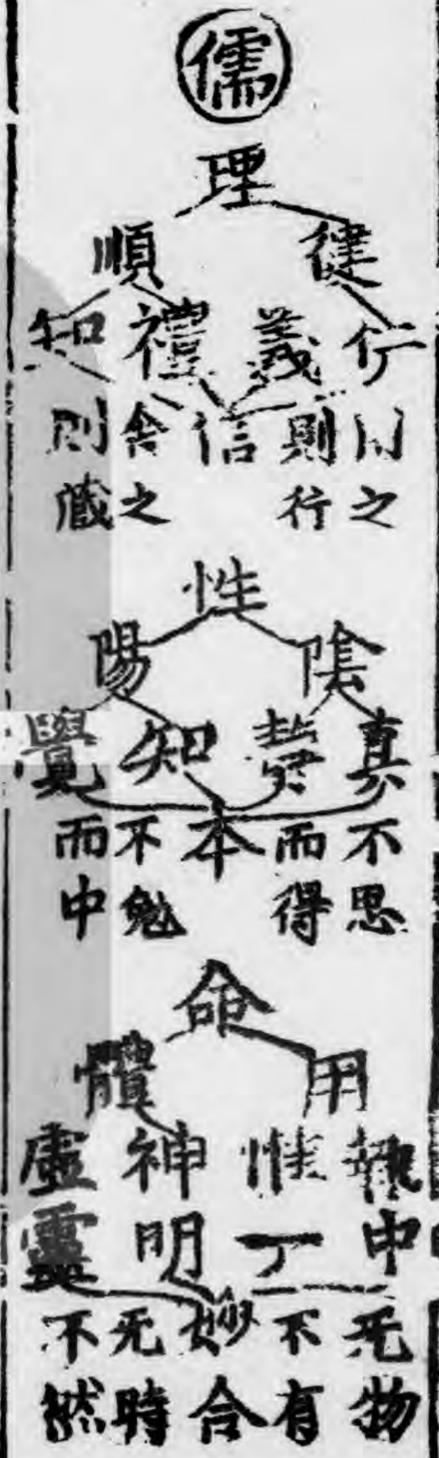
試之看躁也方入黃丹臍粉

無名異煎一滾以水試如出之狀令冷油水各等分杖
棒攪勻却取磚灰一分石一分細麩一分和勻以前
項油水攪和稠黏灰器物上再加細灰然用漆並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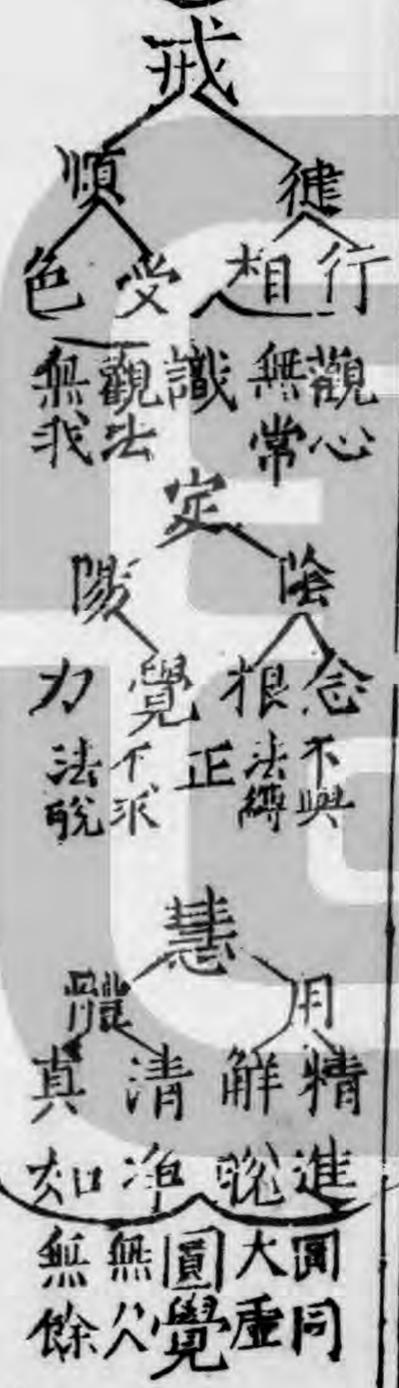
黑光法或油亦可

只孫宴服者其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是也
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問首服亦如之

三教一源圖



釋



道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
州丞相伯顏詔令揀檢將士行本所得撒花銀子銷鑄

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太會皇子王孫附馬
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迭
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
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
得銀子而鑄者

凡學士官朔望講說乃禮之常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
教授學士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一書然儒生未建時宜
往往迂意多在秦定甲子吳淞江省臺憲際咸集時
治書劉公灤源北方學者首謁先聖先師某年值閏詹
肖岩講書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大咈其意以為學校講說雖賤夫阜隸執鞭執鐙之
人皆令通曉今乃稽筭度数何為肖岩由是悒快而卒
至元己卯冬分憲老老公檢踏災傷以復熟糧為急陸
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欵一章公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
府楊侯欽意浚河以具利除害為已任時憲僉某謁學
官王玉山岩講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
憲僉不悅而罷丁酉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日遣蘇守周
仁來王可權講易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
以為譏訕累及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父作
訓道時行刑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

不已前數君子亦可為後人戒也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安豐人由浙省典吏充宣使後於董
博霄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未任轉省都鎮撫升元帥
至正丙申二月朔偽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時與敬
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人叅政楊完者不協乃投松江
名曰守禦實欲戀倡婦董賽兒故達魯花赤八都帖木
兒知府崔思誠皆無制變之術激成其禍蓋其至也不
郊迎之已自不悅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
提兵三來鎮守城池二帥抗行不相上下帖點兩倉脚
夫散口糧給器械發號施令蓋意在逐與敬行十八日

帖宴軍民官無一人至者至夜與敬下萬戶戴列孫等
率引軍屯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房
悉化焦土檢刮金銀財物塞滿舟船自與敬以下人口
輜重皆出西門二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亮負成等率
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誠子
女王帛悉為苗軍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撫等
死者過半苗軍恣肆檢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婦多為淫
汙房舍間有存者皆為焚燬靡有孑遺居民兩遭塗炭
死者填封塞巷水為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文
文炳一部兵馬自湖泖入

塘納艦相銜填燬敵三

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

南村野史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卓哉斯言也
王與敬之戾止苟得一守上官能以智慮處之則不致
若是况松江尚侈靡習淫風者又其奈當旣而三
有後日之患終為一賤倡禍及數萬家非小害也良教
負逆賊之名遺臭萬年貳氏逞匹夫之勇卒墜其生
自取之也悲夫

嘉興天寧寺有老僧曰果與坐平生不蓄積得錢每買酒
飲長老念空海每歲遺衣段至正癸巳正月一日無疾
而卒年一百二歲

松江自來無大火災至正丙戌閏十月廿九日夜普照寺
西業製帽民不謹于火延燎五千餘家重門還館靈宮
梵宇悉為煨燼而夏愛閒氏收藏古法書名畫樓歸然
獨存豈有神物護之也耶抑亦數耶

松江普照寺門首刀鏹胡忽見街上一片荷葉舒卷不
已一人拾置懷中去胡叩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見之以
決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參拾文又同郡夏氏僕嘗見

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以戲諸袖生頗訝問其所以則至元鈔貳拾文右二事絕相類吁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主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孳孳以利為念者於此寧不可鑒哉

嘉興斜塘楊匯髹工鎗去聲金鎗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為地以針刻畫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亭臺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後用新羅漆若鎗金則調雌黃若鎗銀則調韶粉日晒後角挑挑嵌所刻縫罅以金薄依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銀薄在內逐旋細切取鋪已施漆上新綿揩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

失
餘金銀都在綿上於熨斗中燒灰甘鍋內鎔鍛渾不

磨堯韉已見第九卷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堯堅三字於坐隅磨堯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金華宋濂為著箴曰磨堯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堯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堯堅高不知極深不可側磨堯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堯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堯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堯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堯堅磨堯堅慎勿言

楊鐵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畫以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

履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固知而大笑永書室圖
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跋三笑
不言為誰山谷持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賔良舜俞廬山
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一篇謂遠
公不與脩靜同時樓攻媿亦言脩靜元嘉末始來廬山
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
信哉後世傳說往往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
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者重
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友關中人訛

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友中却收在寅射反
下尚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遺吏曰人在燕中主發書故
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尚衣尚冠尚浴
尚席之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
反陸德明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平
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
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之
也从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
從其正義不當从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
夜反尚書之尚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便非哂

之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今姑舉其顯者

巾幘釋名巾謹也當自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冠冠如

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髮謂之

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

冠庶人巾則古也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

謂民為黔首漢為僕隸為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

其證者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邕獨斷曰漢元

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

巾幘自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

冠內加巾故時人云王莽禿幘施至又光武岸幘見馬

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

縑帛為帽或作帟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

本施軍師非為容韻書并缺四隅謂之帽前時軍

是也白帽引手所戴曰按頭使下故曰洽增韻埤蒼皆曰帽也晉

輿服志哀帝立於御讀令改用素白帽漢末王公名士

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魏武始制帽成帝制使尚書八

坐丞即門下二必有侍官乘車白帽低幘出入掖門又二

官直官著烏紗帽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帽矣帽雖冠弁

遺制去古甚遠田巾幘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為

絳帕從稍稍作類漢興其類却探之施巾連題

却覆之即垂幘也名之曰幘至孝六帝乃高顏題續之
以耳之示其中為曰生公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
古者冠制皆硬然自額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
乃作小冠屨以由不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摠施巾皆
效漢之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
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宋衣縫掖居魯冠章甫亦從俗也
屨烏屨屨人註禪下曰屨屨下曰烏陸佃云烏通為烏屨之烏古人居欲如燕行不欲如鵲
故借為烏字所以為行成也然借鵲為烏作思積反者蓋烏也古人士以木置屨下乾腊不是泥濕故曰烏以是知烏屨復必有木矣
士聖禮夏葛屨及皮屨屨人注又謂凡屨青絢助總億

純准素幘白屨細絢總純爵弁纁屨黑絢總純是也絢
說文纁繩絢也工藻注屨頸飾也韻會狀如刀衣鼻在持使低目不假
寸屈為之頭著屨頭以受穿貫一總屨人注縫中紉也
條也純屨人注紉也言總必有絢總純矣凡絢總純皆一色又按屨人注
江烏有三等赤烏白烏黑烏也赤烏為上冕服之寫詩曰王錫鞶侯玄衮赤烏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烏貢烏王六外服之烏也凡屨之飾如纁次也黃屨白飾曰屨
以黑飾黑屨青飾天子諸侯言事皆烏其餘服冕著烏曰士爵弁纁屨黑絢總純尊祭服之屨飾以纁也至若屨者說文足所依也从尸从夂从舟象

履形毛氏曰舟能載我為履能載又草曰麻苧麻曰
履凡飾之麻阿皮曰履按履無別制之文屨屨也从屨省
婁聲又鞮也徐曰鞮革屨也烏韻會屨也古今注以木
置履下乾腊不得淫濕故曰烏以是知履烏履之異名
也但有禪下復下用本之異耳古人烏屨至階必脫唯
著譏而入札在外有二履是脫履而入者也漢賜劍履
上殿是不賜則不脫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
去納結也言納屨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
入朝双舄化身先生是脫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
席所以著譏為宜况譏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六祝履

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下不脫履坐則脫履
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
履矣夫降而脫履然後升坐禮也其後宥與主人酬酢
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履復升于階酬酢之
禮畢又降而脫履復升于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略
也



丁亥年二月閱畢

南村雙樹錄卷之三十一終

世耕堂

之



